阮堂尺牘

阮堂尺牘序

余嘗竊慕金公阮堂所爲翰墨盖其精華溢於辭表神妙動於墨痕有足以撼發人之文心雅韻如非高古出羣其何能與於是哉余於丁卯夏无妄一疾徂冬淹蟄思所以忘疾之方收輯公之書尺將擬攊印一日夜夢公來語曰君何露此老醜乎此即老夫信手任心汗漫酬應者而何如是張皇爲也余答曰以若先生學識傳于世者幾何也詩存畧干文亦罕傳而惟是尺牘雖云咳唾之餘或論經史百家古文詩詞或證佛老金石楷隷名物出古入今卓然孤詣香

象文豹奔走隱映於楮墨之間文章典型不其在玆乎誠是鸝鶴片羽全鼎一臠矣公曰唯唯否否豈其然乎吾未知其然也於焉身翻夢覺殘燈微明虛室生白矣

歲在丁卯南至日宜山南秉吉序

阮堂尺牘上

上石坡 今興宣大院君

年後一緘如瞻歲新如逢花開喜可知耳但此頹放憔悴不足以當崇注山寺一約亦浮世淸緣何以易就且須隨喜方便不必自惱自勞也蘭畵一卷妄有題記順此寄呈可蒙領存大抵此事直一小技曲藝其專心下工無異聖門格致之學所以君子一擧手一擧足無往非道若如是又何論於玩物之戒不如是卽不過俗師魔界至如胷中五千卷腕下金剛皆從此入耳並候崇祉不備

寫蘭最難山水梅竹花卉禽魚自古多工之者獨寫蘭無特聞如山水之宋元來南北名蹟不一二計未聞王叔明黃公望並工蘭竹之文湖州梅之揚補之亦無並工蘭盖蘭自鄭所南始顯趙彝齋爲最此非人品高古特絕未易下手文衡山以後江浙間遂大行然文衡山書畫甚多其寫蘭又不十之一二其罕作可知所以不可以妄作橫掃亂抹如近日之無少忌憚人皆可以爲之也鄭所南所畫嘗及見之今世所存纔一本而已其葉其花與近日所畫者大異不可以妄擬仿摹趙彝齋以後尚可以求其神貌蹊徑

至於仿橅又猝不可能所以鄭趙兩人人品高古特絕畫品亦如之非凡人可能追躡也近代陳元素僧白丁石濤以至如鄭板橋錢籜石是專工者而人品亦皆高古出羣畫品亦隨以上下不可但以畫品論定也且從畫品言之不在形似不在蹊徑又切忌以畫法入之又多作然後可能不可以立地成佛又不可以赤手捕龍雖到得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其餘一分最難圓就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庶皆可能此一分非人力可能亦不出於人力之外今東人所作不知此義皆妄作耳石坡深於蘭盖其天機淸妙有所近

在耳所可進者惟此一分之工也余椎鹵甚今又頹唐無餘鸞飄鳳泊不作已二十餘年人或來要一切謝不能如枯木冷灰無復生趣見石坡所作有河南見獵之想雖不能自作以前日所知者率題如是寄付石坡須專意並力更不使此退院老錐强所不强有勝於吾之自作人之欲求於吾者皆於石坡求之可耳

答石坡

非非想中崇椷專星奉齎 恩敎六日迺到先於家報感注驚倒不有平日注存於此身者貫澈有頂痛

癢相涉何以得此不肖無狀之罪戾橫極猶幸禦魑北方自分永刼沈淪萬死無惜千年不寤不自意光天化日照臨於坎窞幽陰中　霈澤旁流喑聾跛躃同聲並奏歡欣蹈舞於　堯醲舜郁之昌際盛時見日之光天下文明雖生生世世萬縻千粉何以圖報萬一也仍具審露辰崇體神嘏頂誦頂誦如水無窮戚從飽盡惠飯行將生入玉門亦知奉展光覿有日矣來伻留之數日今始回送敢申畧干姑不備恐

新年書椷喜甚於舊年年爲喜果歟喜以年成歟更惟崇體曼相夙愼夬和新禧川至文字吉祥隨順增

長伏庸頷頷戚從苟支殘縷寃禽木石又是一年此
何人斯此何人斯顧影亦醜下示蘭頁枕玆間有此
英華彪炳可想六氣浸淫不在於指下春風南山康
直似當不日乃瘳以祝以拱餘雪硏呵凍不備
霜稜晶晶納手知寒花時一約轉到此際對境悒悒
即伏承審秋殘崇體葆禧仰慰第公私煩惱不勝耿
誦戚生老病當秋益甚衰氣萬無以揩拄草木同朽
即分內事耳俯示蘭幅老夫亦當歛手鴨水以東無
如此作此非面前阿好之一飾辭也昔李長蘅有此
法今復見之何其異也閤下亦不自知其出於是是

乃合轍之妙耳餘研寒草草不備

朱戸貼鷄金盤簇鸞天門開詄蕩蕩新報鼎來百吉隨宜卽伏承崇函並貺吉語是推以及人之盛不勝贊誦更伏問近日體中葆禧曼壽詹祝膝下韶年兒女青紅歲味之最如今圓全似無其二尤何等艶羨戚功草木殘年儵爾七十蓼辛荼苦去益支離自顧亦醜人必嘔之耳荷此厚焚陰嵌囘暖荒寒寂寞之濱有誰謦咳於蓬藜中也隷字佳好當與蘭頁雙美屋頭可以貫虹矣姑不備恐

邇佳崇禧曼吉頃承雲緘並研隷菊橙土銼泥壁覺

有虹月之異里魁村傖無不驚吒絕倒孰謂春菊之不能也毫生妙相亦果造化之轉移歟菊法圓熟十分無以加矣更於熟後生一諦深留意焉是禱數日天氣始佳政是寫蘭之候銷得幾筆臨風溯詠不備

上權彝齋 敦仁

眞興碑一顯於朗善之世一顯於兪文翼公之世遂無問津者尹咸輿與光濩畧拓幾本其後因官拓而民遂埋之無形影于今四十餘年弟於此碑有苦心每因北行者廣要搜覓而竟無一人應之者彼烏足以知此朗善之世此碑有二段兪文翼之世此碑只此

一段而下一段則更無以得之矣若復更得下一段
尤爲神奇恐不可必大槩此碑非徒爲我東金石之
祖新羅封疆以國乘考之纔及於比列忽卽安邊不因
此碑何以更知其遠及於黃草嶺耶金石之有勝於
史乘如是古人所謂寶重金石豈止於一古物而已
耶又有一奇者此碑在中國爲陳光大年間而六朝
金石之至今畧存與此碑書體恰相似可見其一時
之中外風氣之不遠而其時新羅之心摹手追於中
國者可見且其書體似隸似楷是六朝書法尙沿古
規不破體爲姸妙者又可資證至於夫知及于等官

名人名又可以考詳於國乘之外者甚多弟於此碑有考一卷一字一畫一地一官無不細加核證至於一卷之多竊欲於今番仰呈而尚在草稿未卽整理且整理然後可以覽閱故無以送上可莵今旣得碑又置之荒榛亂莽之間台蠹歸後必復埋沒以眞輿之豐功盛烈一片殘石之留在世間者今已過千年必無隨化於烟雲變滅在後人崇飾鋪張之道恐不可少忽携來營下者甚善而非有張大其事俾圖久遠又不知落在何處且碑之鼓處卽其拓定封疆之實蹟移動他處亦涉如何若因其故處而作永遠之

計則尤好
董軸又是極佳筆筆皆運之中鋒董筆之劇跡如此
然後乃見董眞不與凡筆比倫所以爲董也俗子妄
庸不知有此妙輕詆董筆誰知其從山陰正脉而出
之耶覃幀上段不誤卽其中年六十以前筆下段非
也作贋者不料海外亦有具一隻老眼耳伏呵伏呵
此段全不近似卽使删去無使魚目混眞更妙八大
山人畫重閱非眞矣畫法固佳頗帶習氣八大畫原
無蹊逕可尋安得有習氣耶文五峰卷頗佳不失其
本家風氽題欵亦其手迹無疑矣文衡山西苑軸如

此亦多而筆法稍欠刻然非凡筆所作贗其軸紙窮
處有沈椒園廷芳小印其爲沈之舊藏無疑矣沈是
覃翁之前輩風流文彩照映一時覃之所深重必無
收藏贗本之理耳
書家之中鋒必撥鐙法乃得之非此不能且不十
分着力不能彝齋用筆天然自中是平日之不可測
解處
絳灌隨陸非不各足英分對留侯則傖父嵆鍛阮酒
非不骨帶煙霞對蘇門先生則筭伯余於此卷亦云
黃癭瓢畫甚奇古以隸畫作之如金冬心鄭克柔又

是一種風致

劉完庵山館圖有來訂者决非贗筆所可仿取吳仲圭神髓在此不可忽矣王夢樓跋亦眞無疑且非粧後下筆緣紙甚薄有墨角外映者數處矣即爲持去若他售可惜幸伏望收弆使寶厨添花亦新年勝事矣石田畫重看益見其神變不測學海圖其爲耕烟無疑至於圖序之筍接不可解矣或有以古畫仍作今圖之例此亦迺爾耳

大痴小幀果是眞品矣雲從皴法之教實爲句賞之精印矣皴法如彼一樹一石皆從中鋒來非俗筆所

可彷彿乾隆御覽之寶亦非贗耳其爲內府舊藏亦無疑乾嘉之間校正石渠舊藏諸臣多有宋元間諸畫頁之特蒙分賜之恩此其所以自內出而再行於人間者耳

錢舜舉文姬歸漢圖畫品特異其上下題欵無不眞確如宋比玉引首隸字甚佳董文敏小題又一神化之筆又如沈度是善學歐法者而筆意大有妙處又如退密印墨林諸印俱非坊肆贗造子孫世昌一印是漢印之極古者宋元收藏家多有此印之押縫此其眞搨而無疑者矣

樹齋圖不意六舟畫法之若是極高妙不下於釋[illegible]
矣圖中題欵又皆名勝不凡者如凌埜銘岳是熟聞
而今見其詩文甚快圖中印章無不奪神動魄終無
如此一個之東出亦何耶

閏春及初夏連有函肅似皆邀青覽自入夏直到秋
句百日阻褫並與家書而不得見陸海之間截雖非
異事不若同世並時仍伏問崇體送夏迎秋神葆曼
福銓擾未卸太耐政月無他牽纏潭閤句吉大小悉
佳區區詹祝無日不倚斗勞勞累狀瘴瘧三朔無以
醫治任其寒熱之凌虐荏苒過八十餘日真元漸敗

無餘食補藥補俱非可論肌肉盡脫不能坐穩床茲
尻欲生瘡如是而安能久乎重之蟲𧔥從以惱之半
尺之蜈蚣掌大之蜘蛛横行枕席簷際乳雀日以警
蛇皆北地所未見五月晦間經一風雨大刼瓦石飛
舞空際大樹倒拔連根海濤黑立中作霹靂人皆並
頭接膝互相抱持若不能自保者然此中人以爲甲
寅大風後四十八年初有云病况以外所經歷卽又
如是矣惟是任運與之上下推盪磨鈍於千苦消受
於百辛無所不閱過耳適聞有便敢申數字聊以告
存存亦何爲北望神長

此中風土人物天荒尚未闢破椎魯無知卽何異於魚鱉蝦夷其中亦有秀拔超倫之奇其所讀不過通鑑孟子兩種書而已雖此兩種亦何往而礙但何以如是責備耶天賦無南北特無導揚開發導師悲悶爲爾嚬歎者政爲此地道耳然漢拏四百里之間柑橙橘柚之嘉珍人所共知者外此奇木名卉葱青交翠皐皆冬青皆不能知名樵牧無禁甚可惜若使一第一屐處處採訪必有奇觀異聞顧此簾底生活何以及此耶楚南之多石少人自昔已然漢拏靈異磅礴之氣鍾在草木而已耶豈鍾於物而不鍾於人

也水仙花果是天下大觀江浙以南未知如何此中之里里村村寸土尺地無非此水仙花花品絕大一朶多至十數花八九萼五六萼無不皆然其開在正晦二初至於三月山野田壠之際漫漫如白雲浩浩如白雪累居之門東門西無不皆然顧玆坎窞憔悴何可及此若閉眼則已開眼則便滿眼而來何以遮眼截住耶土人則不知貴焉牛馬食齕又從以踐踏之又其多生於麥田間故村丁里童一以鋤去鋤而猶生故又仇視之物之不得其所有如是矣又有一種千葉者初開苞之時如菊花之青龍鬚與京洛所

見千葉大異卽一奇品矣秋末冬初竊擬擇其大根者送呈未知其時便値無曉晩矣屈子所云不及古人誰與玩芳者不幸近之觸境感悽尤不禁汪然

伏惟新元崇禧大吉竊伏計屋籌恰滿六十挹此見丁之壽曜遙申載甲之吉祝曷任攢誦繼以君子盡老之歎又不能不悒悒去至臘之間船便久斷無去無來除前一日始伏承至月出書緘殆近六十日之久欣湊滿滿如接聁信逼歲客懷賴以爲重何啻九鼎大呂況三種鼻烟連蒙便蕃之貺仰託崇庇服之以補元嗅之以禦瘴到底翹謝前冬蕪肅似皆達覽

知無鱗鴻之訊遠外滋惑輒復憧憧果能隨登鐵室
歟年後承安又未知在何時目窮神消隣春儵已過
矣死生契闊之怨覊旅淪薄之思感曜靈之急駛悼
陳迹之易迷霜露駸駸宿草緜緜言念古歡怛焉靡
及晨夢苦短瞬息已非彼蒼何心吾道終窮腸輪欲
摧想復句之累狀居然三載于玆海天茫茫歲月騰
騰靦然人面乎哉去魚鼈不遠尙又噉飯着衣凡百
常人之事無不爲之此何人斯來敎之諄復敢不珮
服血肉之軀澌削無餘日異而時殊雖欲竪起脊梁
與造物者相支拄而以有涯隨無涯其可得乎卽聞

家人定一螟嗣顧此坎險屯邅之中亦獲門戶之喜
非不爲幸父子無以相見父父子子之道于是亦窮
矣高天厚地似此情理果有二哉言之無益以執事
之故漫此相聞耳

歲初蕪肅想已登之典記矣二月二十日家伻傳致
元旬崇函是年後頭信書出不過三十天又最近信
奉以欣頓如几案之邇時於大易玩求旁通消息稍
見眉目如謙三之坤爲復師二之坤爲復比五之坤
爲復旁通大有體坎离而正五位天心正矣所謂復
見天地之心者卽剝復消息其理不忒是以窮可以

通死可以生亂可以治絕可以續故曰易爲衰世而作達則本以治世不得誘於時運之無可爲窮則本以治身不得謝以氣質之不能化此變通趣時元亨利貞以之時行無犯分凌躐之患有發揮旁通之妙古人之易其驗如是今人之易漠然無應何歟是古人不敢侮聖言而今人敢於侮聖言剛狠自用辟哲不愚愚者詔知不肖者臨賢天人相與之至理仍之背隱不見遂至於倍棄乾善淪入坤殃遯三之極凶以漸以積莫之求囘此古今所以異乾坤毀而無以見易耶必有變通之大人然後可以反之正而生生

之易其道不窮矣變通之大人古今無異雖欲不變通而亦不可得矣此中人無可與說此者因書漫及亦或印可否

英夷之爲中國患寔爲難言之憂而在昔皇明嘉靖年間倭寇之沿海侵掠至及內地江浙之間大爲騷擾如戚帥諸人宿將重兵屯戍行間不知爲幾歲戚帥所著紀効新書爲禦倭而作如唐荊川茅元儀諸名士專著備倭文字今通行武備志等書卽其雄談壯略也當此之時我東不知有此事至於壬辰以後始得戚公書略解火炮之式未知

今日中國之所受困較之往時其淺深輕重復何如以所傳聞之世見之則不過紙上空言雖灘水巨鹿無足驚擾以所見之世見之則曆官親見遼瀋間駐劄留屯不能無驚擾然在我姑無牽動之慮矣乾隆中末以後海匪殆無歲無之至於嘉慶初而如浙賊閩賊鳳尾水澳等賊或聯絡安南鈎連臺灣大爲乾隆檄外之憂而其時我東何嘗聞之耶近或因中國文字而始覺得矣淺見則此無足爲驚而因是而徐察細審中國之媒孽兆亂寔在於今日而河決一事似有甚於英雖顓臾蕭墻

明若觀火此爲屬國之不能自安處吾輩不辰又

及見此耶

國有大慶環域雷抃經歲彌騰閤下職在保護其爲

攢祝其爲光榮有出人萬萬甚盛甚盛協氣宇洽闓

澤桄被肖蝡之微無不皷舞於　光天化日之下獨

此幽縶不敢出頭於擧國同慶之辰天心仁愛豈或

遺照罪惡貫盈有是自阻四山業海永刼無間雖地

藏發願光音慈悲法有所不通運有所不及蹻高蹐

厚此何人斯因家報伏聞間者大致損度旋有差復

之喜憂慮憧憧不以過境而把定始驚之心第醫者

膽麤進藥頗峻曾於往時以是貢愚矣況今望七邵齡又不可以數年前較量何不少加囘思一向不戒耶幸而見利是覇術也終非老人節宣之方雖氣血不衰腸肥腦滿藥路不可妄進況今閤下一身非閤下所可自爲國家之倚重萬民之仰庇果何如雖閤下撝謙退抑不欲自居是不可得也其不可得則閤下所自待當有所籌裁況如小人懸望於閤下者豈又他人之比仰之如嶽斗擎之如寶玉視閤下一動一靜關係尤重自聞此來萬萬驚甚敢此縷縷冒達幸少垂察焉去年下書勉戒於小人者是四停八當

之正論敢復持以仰獻俯鑑海外區區耿禱之至悃千萬千萬

大雲藁收在籤厨云會一寓目可稱歐曾正派近來巨擘議論稍涉縱橫或似坡公規制大有嚴整無愧介甫無一放倒罅漏直欲上掩方劉末可以突過特其魄力稍大至於姬傳之澹雅處終遜一籌如袁子才王念豐諸人當辟易矣其人品極高伉擇言而發必當徵信於後人碑志有可讀者無諛辭東人眼境所不能及如東人之飣豆湊砌乳語屁說無所一遺者可以此卞之耳初二集外又

有外集厨收中若具存可暫抽示伏望又或近出
文字之可觀者並有以獲覩幸甚來此以後頗能
潛究眼力煞有透進處但旁無撥轉機鋒者有時
掩卷孤笑而已何由一得就正句裁也

東山之棊似未終局一馬二童再膺 寵命仰想感
激殊遇不暇散漫碧雲紅葉亦復淍悵林悄人間淸
亭果又天上之所難而每慳於人歟雲水頤情鷗鷺
爲盟之倫每以不換爲口實是皆寔際无忘世諦之
所欲歸依又難易諧歟姜白石之暗香一調勉勉於
石湖之出處亦豈無感發而回頭也君子之於時也

大人之不以悻悻爲節也皆有所屬託矣邇者氣翳已盡廓清再無敢孽芽淸平之世人心之詿誤胡至此極不勝憤憤

文獻備考續纂甚盛舉也原書在 英廟時因申景濬地理考仰邀 乙覽仍命輯成他考遂爲備考原本而其時未免草草了當 正廟時李萬運又爲續纂未及成其子因其草藁輯爲今續本而非原草本來面目且未多得公家文書雖其卷帙過百全不成樣若仍舊而續之竟成何狀耶第念總裁自有主張而誰爲之分纂歟雖劉子玄之見識馬貴與鄭漁仲

之才量非一人所可獨運未敢知今日有若顧祖禹黃南雷萬斯同者幾人又若復如舊本之荒穢無裁不如不纂之爲愈矣家有是書頗知其病處如地理考當一一釐改不可復襲舊誤禮考職官等考之裁定不可以三四論尤所亟改者人家始祖肇生神化之蹟入之物異考中每閱過不勝皇瞿駭歎寧有如許事乎各司謄錄雖無可觀含是無他不得不收入其切要者矣　正廟時抄輯各司謄錄作爲一部書在於　大內庚寅前會有獲覩畧干卷今其書不入於燒燬中尙在無恙否無處可質矣

適得近人文字頗有可觀錄出數三篇茲敢仰呈孫
疏一篇非一時規箴可以爲萬世圭臬在乾隆元年
逆覩其六十年以後之事如秦越人洞見臟腑指證
其癥結形祟寧有如此神鑑乾隆固英主也其有識
之過憂前計有如是者豈不甚盛乾隆之致六十年
太平之治職由此一言然和珅一着竟爲此言所中
又豈不大可警畏者耶大槩乾隆之朝如此名臣項
背相望不可以一二計俱是滚滚臺省充衍滿廷君
臣慶會上下寅協文思武功直欲上掩漢唐紫光閣
圖象賢良祠入祀不愧於麟閣雲臺每想望其風采

不勝艷誦如是漫陳無裁悚息悚息
近者日下傳聞蹈舞攢抃竊伏惟　大明中天雷開
萬戶夏禹菲儉殷宗典學纘述　祖烈敷宣晠化堯
醲舜郁何以復覩於今日迺茲　聖簡特紆復入中
書際會明良上下昭融躬躬於日贊之地蒸蒸於風
偃之治仰荅　天眷俯叶羣望至若雲山魚鳥有不
暇算到也前冬蕪函始於春後抵達云未敢知句覽
又在何時春事已過半峭寒尙有前臘餘意此時句
體候茂膺百福閤潭一以吉安區區慕祝不任遠忱
累小人以若病狀七年于茲其頑其冥轉益石木之

甚亦不知其何故火鑠于鼻苦蝕于舌花翳于眼日
日膏煎萬無以支過半晷惟願速即溘然無知雖更
過七年有何益哉其所至冤極痛者顧今　聖明鑑
臨碩輔協相庶無一夫之不得其所獨此陰厓幽坎
自阻於　光天化日之下守關之虎豹自在入室之
戈戟尙存設有長臂之援溺甘露之潤枯無以措施
寃吁長號雲海茫茫亦復何哉適因家仵之歸妥便
無以抛過畧以數字支眼窓明處壓此仰達聊申年
後耿耿之悃私荒率不成儀悚汗透毫
朝家大事今已完就樊上魚鳥亦似牽情出處進退

尺寸裁定固當繂繂有稽非小人淺籌所可測窺吉甫穆如之誦不能不耿耿於仲山甫之永懷未知如何如何小人病情乖甚今雖胃道稍通留侯之辟穀復能强食閔仲之猪肝亦累安邑口鼻餘祟又發於眼專是風火之無以制伏多年瘴毒交發互乘花翳障纈如在烟霧窟中人而黔瞀糢糊飯之羹胾錯誤必有旁人指導然後始能隨以作計平生所倚以爲命之書卷一以擱置夜長如年待鷄如百蟄聞雷望晨如天下文明一日二日以之一月二月火煎膏爍雖不起心如第二羅漢恐無以銷受矣下送靈秬有

頒不辭若固有之是何功德如非前貺之沾檮潤乾無以延此一縷之頑近頗謦乏叉蒙繼廩之盛置之不竭之原甘露灌頂頂謝而已筆如二尖畫如雙杈艱寫如此漫不成行轉轉悚蹙

向便句函之無耶竪起脊梁注向一心隱若有得今來匀函之有耶紙痒墨勞口如生膠茫乎如失有無得失之際人情之顚倒如此其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歟大易往來消長之機深有感發於現前人事三致惋歎之意夫往來消長一理不忒豈有古今之異也今之說者皆以往來消長爲一印板如否往

則泰來泰往則否來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互若遞交者然大易所以旁通變通之道恐不當如是矣若爾則引伸於日月寒暑者但得日來而月不來寒往而暑不往豈有是也哉此於憧憧往來之義明示昭揭人皆未之深究也憧憧往來者又以今之說者言之似若有私意者然然則原文之貞吉悔亡夫子所稱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何以爲解耶咸之初六六二爲失道也故有此九四之憧憧往來變通於恒於益於損以成貞吉悔亡也若以憧憧往來爲私意烏在於貞吉悔亡也且彖

傳以爲憧憧往來未光大也以其未光大也故憧憧往來以至於光大也未光大者卽失道也今以憧憧往來直以爲未光大之義則貞吉悔亡便無可着處今有攢手蘄祝者閤下憧憧往來之意大矣至矣更加深究於恒於益於損變通之義以之貞吉悔亡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不亦宜乎

昊旣協鬯 慈籙琈慶元朝庭嵩 聖孝寀光海溢山陬罔不蹈抃伏聞 聖簡特紆重入中書司馬復相之喜雖鳥童海叟亦仰首於五雲三台互相告欣是小往大來君子道長之一大機會至愚而神亦能

皆知之何止纓珮衿紳有識者而已今閤下之遂循
蹴踏於熟路輕車若無以勝當即不過烏童海叟輩
互相告欣者果有難塞其望處然閤下之退憂於林
泉之間即與進憂於廊廟之上無少增減同異無時
不是憂疇昔之退憂現前之進憂有何作分別觀推
是遂循蹴踏之心進退皆憂之義謙光下濟以泰通
否有輔相之宜無赤紱之困有乾惕之无咎無亢龍
之有悔如小人之伏蟄無意於世者以手加額與榮
而自壯海國圖志是必需之書在我似若他家數寶
紅船或有涉境之時在重門擊柝之義又何可少覷

覘國審勢者有可仿而行之者我人每心麤不能細
看甚可歎雖不能盡其船制如使帆一術足可以仿
而行之其無一個有心人歟大槩魏默深之學於近
日漢學之中別開一門不守詁訓空言專以寔事求
是爲主其說經與惠戴諸人大異又喜談兵嘗見其
城守篇等書今志中籌海之論與城守相爲表裏如
我忠武公鏖倭之法即其法不覺驚異神妙矣近日
又有龔璱人學問造詣與魏相埒又相近著書等身
恨無由遍讀其書矣大江南北如此人甚多東人皆
不知耳漫此仰瀆不勝主臣

近因無他寓心有如干處頗得究解偶有論及於聲
韻者一條敢此錄呈覽正伏望小人之於平生不欲
以著述自見如此文字便不欲留稿醬瓿醋甕俱無
不可即命扯去不勝心禱外此又可吐出樝牙者非
一二恨無由抵掌於面前以資一時談助耳
番船之出沒南北恐不足深憂此輩之一年中出口
船隻至於近萬艘浮遊天下中國則皆冷眼看如近
日英夷事特因別有事端而然便不足累及於我且
其十數船隻是英夷耶佛蘭耶是班呀耶葡萄亞耶
單鷹雙鷹耶不辨爲何船而決非一國之船設有辨

閃儵無定者又何以處之以不得問情爲問爲莵似或無恠中國之於累千百隻皆一一問情耶此亦不足憂且此船如是來去今始覺得矣以向者英夷所留存地圖觀之未知其圖之摹出久近如何大槩近作則無疑他國無暇論只就我國觀之中國日本交界如是精細有非南懷仁坤輿全圖之比又非中國皇輿全圖之可與擬議若不三數次周匝國境之南北東西何以入細至此也如是周匝之時未知在何年何時我國何以寥寥無聞無知歟不覺一笑且英夷有此一圖佛朗呂宋米利等處又各自推測各成

一圖必不以此一英夷之圖互相傳摹其各自推測
之時周匝其境又豈止一二次而已耶皆我人之所
矇然無知今偶一覺得其往來出沒而眼始睜睜耶
小人當初見其地圖大驚至于今每茫然自失今此
南北閃現較之地圖反是總功之察且我人如豆之
眼以我北界爲地球之絕境謂是更無可去處而少
得迤北迤東出蝦夷外界卽與米利堅不遠米利堅
爲近日番船聚會之處安知此船不往來於米利者
耶其不爲留戀於我國與日本等沒趣處來往又明
確不難知矣若有意於我何以至今無一消息一動

靜耶是不足深憂且以今日姑無憂而遠慮於來頭是來頭人事恐不爲今日吾輩事也愚見淺識別有深憂者不在番舶而在我人公然騷動至有廢農避遁之境上自方伯下至州倅縣胥與之俱動無一存撫奠安之意任其離析分散溝壑在卽不知恤而徒歸咎於番舶而非我也歲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也目下汲汲圖所以民無騷動之策爲第一頭籌廟堂之上有念及於是者否民無騷動雖千萬番舶有何憂乎哉言之痛甚不止賈生之一長太息耳

望後山駕果將再理適得一俗諺唐突崇嚴極知猥
屑極知悚惶敢博異聞函海之大亦當包宥矣有一
遇虎之人超上虎背虎亦驚擲無定遂騎虎而之村
落間兒童拍手齊呼作騎虎仙人其人曰仙則仙矣
苦哉苦哉騎虎是不得已也仙人是童觀之異也苦
哉苦哉是其實情耳每見名山福地有仙而無虎安
得於福地名山永享仙樂耶不覺啞然一笑
落花生南中人有能傳種者蜀中珍果其將行於東
土耶亦一奇矣足可以水仙並美耳敢備食單之一
必連殼炒熟然後乃可進矣

小節又居句體度禰葆延禧春牛花朶羔兒法酒非
不爲時節佳勝亦有世諦煩惱之相隨伏未知如何
伏膺詹拱小人悤陰一直沈沈百蓼千辛備嘗之不
足又爲此一惱障纏繞旣無定慧之自生光明又無
太乙之分照藜火守此玄玄寂寂如楊子雲誰與解
嘲自憐自憐

十七年陰厓坎窞日月所不照欝單之洲歟蹠蹻之
山歟何以與議於獻發新舊竊伏惟嵩齡添籌句報
增籙有不得不翹首詹仰區區之私不暇顧影蹤踏
自阻第歲轉輪而月下弦聲塵眇眇上元之夕得接

仲游專示平安兩字今又以句什七言並附而來非非想中欣聳十丈捧讀回環江調老青峽韻健碧大年希有眞力彌滿古琴梅癡老蘢秘色蒇久時換之際愈覺精采殊勝不以體逐相變境因物遷字字從華嚴法界來是坡老一生受用遊戲三昧處熊熊之氣充滿於氷簷雪壁何異夜摩忉利直取肥膩雪乳之味也蒇後之寒更甚可謂太昊守謙顓頊不廉舊丙奇寒今於一周尙復殑殑猶記雲從街上無人行者豈義和日月簿亦如世間之謄錄前例不得已循跡俯就耶亦可異矣連空春雪忽憶江情此時句體

候一向葆虔曼康潭禧隨啓湅鯉冷葅同登椒槃一以繾慮一以憬頌小人不知何緣又抛一歲月容易如陶家輪至於生人之家常安否不暇計及弟𠮷兄號此何日月一縷倘存甚於鷄肋甚於羊腸亦復奈何每擬一伻今日大着力呵凍毫委蕭如此又鶴銘攷定稍見面目並以呈上更邀攬正耳

天風海濤之時聞有玉笛山房如十洲三山豈敢自料致身於枕流漱石之下奉侍杖舃恣意雲烟雖皆髮白面皺非復騏驥盛壯仰覩龍馬精神康旺堅固又不如菲品之朽頹無餘私心喜慶歷日滿滿小人

依舊寘鈍歸而不能忘者耳邊石淙舌本茶甘安得
分華一半夫遂耦耕舊願歟是果百分極難底天公
所以慳之歟西方極樂之國念之即往小人之念尙
未滿底歟桃源之棹行可再入而子驥之迷津直一
癡獃耳

伏聞山中紅綠萬狀尻輪自動但東粘西牽舊盟未
追前夢難續不過一小規之內不能主張如是若托
天搭地轉運無礙者又是何等大人境界庸是思惟
只足短吁冷哂

餘寒直抵臘下江氣又從以侵凌老坡之紙屋竹欄

不足排悶党尉之羔酒淺斟亦非雅分朝冷呵手益
覺佳節無惈但憶山中雪水試茗忽伏承下書爽之
以美醞山肉非徒口趣太奢胃饞可鎮茆山道士脆
瓶銀榼卽一笨伯耳何等項謝謹伏審夜寒駿奔餘
句體度尙有前損之未卽淸和必須石翠嵐漪之間
頤神養眞可以大滌爲底黃塵此事果不容易耶如
小人者實不耐米鹽凌雜竊欲輕擧而不能辦矣小
人嗽症寔賴泉力雖作蝸縮不至饞咳殊可異矣二
帖間從窓影細閱吐墨儘是奇品且其吳邦治所題
筆法雅古可愛又鴻雪齋書直是褚法神髓未知皆

何等人耶天下至廣此輩皆無聞焉抑或偏方見聞之所未及而盛稱於江浙間歟何畫錄書譜不見一人也李卷青綠愈見其渲染之神妙古人所云愛畫入骨髓者始可論於此等耳近於烟雲過眼處未嘗留着此心今不忍遽釋仰蘄暫存是見獵之習氣耶恨無由對訂如山房雪几耳

文五峰卷大是佳品以大痴邱壑叅之家風卽從富春圖翻新脫臼每五峰過於淸峭少深厚趣此則專從大痴來故又能變其局面耶鈍蒭不敢硬定爲鈍翁印法甚古可喜又與鈍研合璧又一奇矣大槩此

等之聚合諒非一時過去緣矣燒豬是金華舊味將
與仲輩聚首一喫矣前來二硯六屏畫皆益有好處
第並璧呈
石田墨妙昨於夕窓暫得同光見其印章卽普荷二
字普荷卽明季遺民遭値鼎革而緇削爲僧者也普
荷其名而號擔當者也其欵題爲擔當而非格堂也
擔字草法似格字其下印細看又是擔當二字明確
無疑不覺拍案叫奇此僧出家之前曾執贄於董玄
宰書畫俱工宜其筆法有自來矣畫則專尙雲林法
吾輩之得見石田眞跡已是大墨輪又況普荷所審

定者耶石田之眞更無可疑寧有如此大快大喜者耶無由對證於几席之下癢癢不得忍俊矣第其一樹一石一皴一點無不神妙不測而其門前漁者貫柳之魚不過一墨點抹過而神彩尤奇變非石田眞筆誰能辦此他種姑未盡閱故暫此仍留石田卷先此仰呈

鄭板橋蘭幀似是原筆不可確定者板橋蘭皆於筆墨蹊逕外別具妙諦絕無畫意如高帽蘭盆圖可見帽蘭無一筆似畫意不可以蹊逕尋覔純以撇法爲之此是其平生長於人人不得以近似此幀頗具畫

意雖極橫放而蹊逕可尋人亦得以畧干着力亦復近似且其筆勢恣肆無忌亦非不佳以帽蘭所題對着極恣肆中亦有渾圓簡穆之意此幀但恣肆而已又其印章皆其自刻帽蘭所欵半壞之板橋印神趣特異此幀兩印皆非自刻反有傖氣以是數端不敢確定其眞矣板橋門下有能作贋而亦或有代斵而應求者所以板橋之得眞最難若出於門人是下眞迹一等亦復何妨耶直爲之棄斥不必矣與琉璃廠中作贋者亦有間耳此特以張湯趙禹之法論畫者也雖古之賞鑑家亦或有容贋如今所通行鍾繇書

是耳至如唐摹且反珍之矣
石谷是眞無疑雖有變筆石谷本不從一律消息此
又其劇跡非過去筆也此亦湊入於墨緣中來者甚
善甚善歷山是明末淸初人而姓吳忘其名卽牧齋
漁洋之所深許者也此本未敢質言然若有餘力收
之何妨耶
松雪馬圖爲三希法物無疑乾隆御筆非贗造可能
卽此一段已定可珍因此書之眞而可定此圖之非
贗且其內府鑑賞諸印確眞無疑但宜子孫與前時
所見小異又是別印耶又不敢以此小異並他印而

疑之矣至此王熙所跋亦不誤矣大槩畫法果有與他大異此所謂畫馬頗殊相者也

天池石壁圖大痴原本已入內府其入之之時有好事者另錄圖意以傳世者有石谷麓臺合摹於世間傳者一本以爲唐摹晉帖下真跡一等天下惟此一本而後人又轉相摹畫頗有畫家之以天池石壁爲口實衆之以另錄圖意之文字一樹一石有位置之不敢易者盖以此圖與他圖有異如文章家典則有起承轉捩照應收結等法袪一不得若沒一節便沒體裁必一遵其位置此所以道人胷中邱壑自具一

種別致無是便一俗匠一樹一石一巒一澗誰不爲
之也第此另錄圖意之文字曾有所收在舊篋數日
窮搜於塵堆蠹窠中茲敢錄之仰呈與此圖不相合
者不一二且圖之天池石壁爲本來面目而圖中不
見有池有壁他如山皴樹式或可減也無池壁而謂
之天池石壁恐不可得矣第須一一細叅如何況此
圖法式之至嚴不可妄有增損者耶大抵今圖驟看
未嘗非佳作細看來無積墨意筆多膚淺處無照應
結束等體式書畫鑑賞不得不以金剛眼酷吏手覈
之耳他人前實未能苛覓隨衆漫應之至於閤下實

未敢以不慊於心者有所彌縫耳

天池石壁圖 自雜樹一林起手此爲第一層林外隔溪卽起大山山之右出一池人家臨池池上起陡壁壁罅出瀑水下注以橋闇接住不露水口此所以天池石壁之點題也又有四松高起石側有茆屋盖通幅惟一大山盤礴頂外列小山兩層淡淡處住大山小峰聯絡起伏爲收結無盡之致嵐氣溢幅渾侖雄厚眞屬壯觀耳

石庵雜書聯亦有可觀其遊戲一法耳姑暫留之追當仰完第其眞贗處亦有典型之可見者石庵之書

眞贗最多混雜必具眼乃可辨然石庵之贗直從其
門庭中出如董香光之有代𨻶一人雖於神髓未易
言色相倘有彷彿老兵典型亦足以對酒矣復何妨
耶
臞仙名永忠一字渠仙又字良輔貝勒弘明子輔國
將軍有延芬堂集嵩山名永㥣康親王崇安子楞仙
名書諴字實之又字子玉奉國將軍有靜虛堂集素
菊道人名永璥字文玉又字益齋輔國公弘晋子有
清訓堂集
二十年前曾有鈔存滿洲王公貝勒諸人詩盡名

勝者原卷使之搜覔京第而不知落在何處有鈔

目敗紙一二片於蠹篋者檢之四人皆有錄存亟

爲更鈔呈上此亦墨輪所轉預有所湊會歟不覺

奇甚快甚四人者詩畫俱絕勝不減大江南北諸

人與陸飛嚴誠爲至交陸嚴皆江南高士不會妄

交一人而不以缺四字與之結契則四人皆可知

也臞樗二仙詩不下於江南七子恨未得原卷卽

爲呈覽矣四人輩翰墨之盛在洪湛軒入燕時而

湛丈與陸嚴爛曼而皆不知有此輩人爲之咄咄

東人入燕交遊之盛每先稱湛軒而其於翰墨小

事如是疎甚又何以 缺四字 耶非徒湛軒雖如
朴楚亭到處錯過令人嗟惜嗟惜滿洲人有不可
忽有如塞曉亭夢文子英夢堂英夢禪諸人皆如
龍如虎不可方物耳畫徵錄畫林新詠蒐羅頗富
有若四人者一不見採何哉二十年前事今不能
回領自樊歸後數日始得繹舊夢想前塵還復一
笑此尙有鈔記敗楮之可證妄恃少壯時霎火間
淺聽鈍筆之未會及者又不啻一二今於白頭濩
落再欲收拾烟雲其可得乎胷中頂門每覺有依
希如影直一過鴈之印在江水而已寧不自傷自

悼也

自峽而嶺是果大人境界耶泰山北斗臨屈下邑玉虬瑤象聊以逍遙相羊神龍或化蠶蠋須彌亦入芥子是又小大可齊理事無礙歟遷化無窮非人力所能把定雖百變千幻閬風懸圃隨其所安不爲其所使是君子之立跟着脚不與衆人之蓬轉萍飄同流合汚也第其以眼前之謠詠觀之 聖恩慈庇與天無極旁觀感激何況躬承 寵靈也伏未知何日倉皇踰嶺奐接方便不異過境水泉亦淸爽土風亦馴擾歟風雪饕虐句體候百靈衞扶神旺健相無一毫

損區區頂祝不敢暫刻弛忽如釘着中如印印泥坡老之惠州未足衞公之厓州爲大亦復何計也古人之詿易詞抄藥方皆不能無此消受處閒課漫與非爲一段遣悶而已白雲浮石之勝可以幽討而安文成之芳風可煽遊塵周愼齋之魁特氣像至使苔壁劈窠之字制伏魑怪百世之下可以溯想其風彩往昔可追像季世可感發者尤不能自已頃於楸鶺時亦迸出江外大雨中聲信莫及聞在二日後已無以津逮於未前旋又作此行只有遥遥瞻望到抱川驛店得逢輿夫之過去者始伏聞九日始抵達之信過

嶺以後無非棠陰所餘愛之地且頌且詠若可以托賴及到樂民樓下獲讀李校所藏書帖喜不自勝如瞻歲新如逢花開不覺此身之流轉塞上悅承匀系於尺咫間妄有題識已爲呈覽云矣然以書尺往來無緣梯及懸懸於心中不料李校判維摩應到東坡界可知惠州之不在天上矣並奉詩緘一讀仰想包函廣大無少滯芥無小雅之怨誹無楚騷之離憂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此所以處坎益亨者耶何其盛也佩之身邊作一大明之神呪太上之靈符到底句注感誦無窮已小八阻二十八大水費三十

日風雨抵此城東樺皮屋中壓能支拄殘軀忽自至
後疸氣見於面儼一黃面老𩯭無醫藥地自分必死
又不知何緣回轉數日內稍稍褪黃而鼎器已敗又
何望又何戀也桐栢山中耦耕舊約恐爲山誚溪嘲
矣至如契活東貸西取來時屢能作行資仲季輩羽
毛譙譙亦無以摸空判處此地又荒不知到口者又
何如亦復任之又此殘年向誰乞憐誰又應之髓運
騰騰而已姜生與鐵胥皆能奮身隨來而何以竭人
之忠耶

恩海恩山祝　天祝　聖同聲並頌竊伏惟玉虬瑤

象豈入於澤畔況魁杓一周天道循環自當有大刀
頭叶慶膺祥其間之暫遊少別人自藤葛於悲歡離
合如螻蟻肖蟆之微附光希影託庇大人境界與榮
之幸仰挹句注亦能生入玉門歸伏田間漁弟樵兄
如續再緣是誰之叮囑也歸到峒陰始逢兩弟獲奉
句信在北起程之日即赤烏吉旋之時遥遥欣拱及
抵田舍第二日又伏承下存非非想中尤不勝讚歎
萬千萬千讚歎或從承覿而來者聞起居狀松栢堅
貞金石無疆今覩心畫果信然且伏審初寒句體度
神相康福過業已消善果日圓雲山得意塵雜退聽

鷄黍大局魚鳥勝侶逍遥倘羊天機自然似與樊上甲乙但未知泉味何如耶區區頂禱小人新渥雖深舊寃猶在不敢以宥還而自處生人天乎天乎此何人斯此何人斯旣生還矣且伏奉黙昧之　恩諭鑑燭無餘雖卽日趍晉獲展勻覲以理以情無容少緩況山寺之敎若是鄭重隨喜方便敢不奉以周旋過咸登知樂亭瞻覩山海崇深字甚奇壯昔蓮池朴相强擿海字爲說是全不曉隷法耳不覺啞然大笑退村二大隷强腕寫呈非以書爲也筆畫之間寓之屈伸之義庶蒙印可工拙又不計也雖尋常小文字君

子之所贈答朋友之所箴警皆必有寓戒古人原無
徒作不然卽不過一玩物一俗師字匠何禎焉乎哉
雖博白鵝便復俗書耳拙字甚陋今以後知免耳
年年鉚眼花鬚年年五風十雨年年經過每到年時
光景殊異興趣亦殊離合悲歡進退得喪皆於此中
咬着甘辛旋轉陶家輪上浮沈浪淘沙中嶺雲塞月
又一念念塵塵未敢知現在撞着又是何等門面耶
人皆禎神賊形每執幻遺眞神已通矣形則阻矣山
庄山寺之百千纏緜未免牽於形已矣且人之側伺
旁覘唯是形之求而神處不以慮及亦不覺噴筍滿

案冷節已過風片尖峭句體度神社旻相江上野外
紅綠萬狀杖舄隨喜領拱不已寸心艾結詩存熟讀
屢回數緣敎意之鄭重妄有評點汰哉之悚無以自
解拙文一段敢效附尾之義不揆荒陋無以自隱於
大光明之下並此呈現倘蒙涵收耶
五六日陪欣非徒十年來初有雖十年以前盛壯之
時亦未曾如是溫存以今視昔果有今之進於昔歟
亦非今之進於昔也今之所以進於昔者俯仰今昔
有足一慨也但以今之境能辦此溫存於泉籟石翠
之間亦今之境一日之勝非有進於昔耳昔之境雖

欲可得亦非今之境所可能廻頭想來烟雲變幻水落石出到底是山陽遂步黃壚山河徘徊悽惘能不依依前夢之可續過境之再現亦不可以把玩歸來有日江雲江樹轉益蕭瞭曠莽竊伏想山中木葉盡脫皋壤搖落此辰向冬句體候隨順百[illegible]拙字撫本朴君已了工茲敢並原本呈獻又有拙[illegible]歲寒一篇以申夙盟字體樣不入俗又恐招得一謗庶或有句鑑之不嗔山靈之不呵前者之蔣壁已多何妨佛頭之包穢品泉一紙亦敢仰邀句定以備山中故事

一自至初直到于今臘底凌雜冗煩塵塵堆垛積之

可抵須彌雖巨靈仙掌無由劈開着齡恩天嵩辰句
慶西樓待補南山增頌未能一字展悃山寺證期流
光駸駸蓬萊日月不可把玩又未能再申舊約豈情
界有缺信根不固也加之甚寒甚雪北之所未經所
居簷淺壁單即一氷窠雪窖重以一片陽氣不及頭
不敢擧被窩外手不敢出袖套中硯凘筆凍又不暇
計擬不覺荏苒至此此歲一拜之初心竟莫遂矣竊
有不得究詰者一段無論親疎以至不干之人以此
身之呈現於門庭公然若猜疑又自以爲有情者雖
不敢沮遏若不相見便以不妨而有若色喜然此曷

以歟現狀之膠黏絜牽有足以曲副此輩之所欲此
曷以歟反復冷哂逼來句體度神相百祉君子所宅
大人境界想必山川助潤草木霑澤煦濡暖和之氣
不如中田下潠氷柱雪車楸楸吒吒庸是欽詠溯仰
不任悃私小人無日不中寒幾不知人世間有一種
暖界是氷蠶歟雪鼠歟家仲以匪時患痁雖得譴却
眞元大斂亦老者也其欲回完如上水船悶然又以
此憂惱雖欲輕擧亦不能耳
日者　恩敘誕宣感祝深極朝家之面目始正是切
贊頌其於閤下何有乎遲早又何有乎增減西郊之

風雷旋息東岱之霖雨勃興區區喜慶非止一段私好已也雪屋氷簷卽往時之熱界火宅當是時豈料今日此境天道循環有不得不已昔之東蓬峽轉南梗嶺飄必有此五色瓜地烟江疊嶂恩輝寵光先以爛盈交加江樹含華鷗鷺與榮有待乎今日世諦之如豆小眼特迷詭不識天運循環之際妄以盲輪幻網弄現不已紫微玉堂東坡赤壁自是一坡民笑且歌一邱一壑正是現影同軌疊矩村竪野樂無礙太平項拱無窮至如小人天之所廢鬼神所訶日月之所不及雨露之所不濡四隣之耒耜齊起陰厓之氷

雪如舊自分阿鼻永刼沈淪雖提波尚有授記其有甚於提波者乎跳空而空不受攝塲地而地亦吐棄恁麼不得不恁麼不得狂顛搭倒不知所出謂於恩甄之時崧壽之辰理當有一串悃私顧以何面目舉似隨人作計耶想亦諒及於此不以深責於一切阻斷矣

二林文字始頗過闇今始閱得卽陽明一派之直欲援儒入釋又有甚於王龍溪陶石簣輩矣其於近人事狀中畧有可見不如袁隨園之無據足以博他日史料而但恐零甚耳消暑錄無足觀一二醫方之集

存或有可採擬欲鈔存伏計耳虞義逈有玄老之叅
聞耶此義亦非易道之盡於此特其一義而有古學
相傳之不可沒者張氏之收拾殘零亦此義也今若
以易道爲盡於此非易之無不具備之義又非張氏
發明之本義矣伏未知如何
董卷果是摹本摹法佳甚如此者直當作原筆看亦
可憑承素湯普澈之稧序不礙於棐几眞影況以雜
體合作一圖非佳手不能大抵董作本多合諸家爲
之者卽仿以作之其原本之有無又不可知矣第其
段段欵題皆畫禪室原䟦各有所屬見於集中董未

必重襲前作分題爲此矣所題筆法亦深於董髓非坊間俗匠造贋誆人者但筆氣稍弱耳幸留作玩副如何趙中穆馬卷不敢定其確眞吳跋筆意亦非坊間作頗有可喜處藩衲老人未知爲何人而大非俗品即一賞鑑家矣其兩印甚模糊槩其印刻又非凡製即此一藩衲而亦足可愛耳且其原圖亦不失本家筆意者耶

吳香輪女史漸次入思似是芸臺門下之女弟也亦有舊日所抄存而今不知箱麈篋鐔何居耳

有一蠻僧自楊根過江而來傳道初十山期眞眞的

的不勝聳賀聳賀者神旺氣逸無舊愆之侵尋一也無有牵纏解脫三昧二也勇前直截不少持疑如少壯時三也是豈皆衰晩所能辦也我公是一聖世間人天以是留與公賁飾　聖世一間世界圓就聖世一間事業是不世有之瑞世者豈止於文龍海晏威鳳河淸而已所以賀不容口繼之手攢不自已第入此山者亦有遊術其槩不出三數仙遊也禪遊也儒遊也仁山知水玉籥金樞華嚴樓閣皆其性之近而各隨境異山未嘗有異能不圓於是而得廬山眞面目又果如何哉最其名遊一着爲可惡名遊者

噉名而遊也大抵山內外九龍淵萬瀑八潭爲第一天一臺歇惺樓爲現觀須彌塔爲奇觀怪觀摩訶衍十日留而不厭者靈源洞亦不可不觀外此幽洞奇嵌一石一流非不有處處自具一段可喜多噉名處萬物草爲甚此可以省老年筇履之勞不逐於噉名之中也山中故事如霜嶽故實降香遺跡一無所傳有所稱盧偆一欵包絡山川令人欲嘔如西山貝葉內賜鸚鵡螺甚奇螺是洋製萬曆以前此物何以流傳而東出也在於榆站寺中耳

意於此時山駕似已返海嶽之所湯潏瀝霂之所呈

發曩無前導永遊殿後內而萬瀑外而九龍部輪圓
員種種靈嵌種種神宇究竟復如何示大人相現宰
官身者齡成就此一大事豈小因緣像末垢濁之際
殆未會有耳每遊此山而歸者或以爲見不如聞亦
無怪也昔武侯一老卒至於晉時尚存或有問武侯
者對云見武侯生時便不異人武侯死後更未見如
此人此語可以移作此山公案未敢知如何
月前寺展既不得再叩仙扃勇往直前松日金像香
燈蒲褐數三禪侶足以爲役於磨墨展素收拾積久
堆滿之屛次聯頁洋木大小可數百尺紙版橫懸亦

等是三四日間大抹亂塗一以掃快又有山衲聞風來嬲者畧干輩隨來隨酬墨盡而腕不脫好覺一笑適又刻維摩之僧來自取一部又以一部卽使裁出上書卽爲專走一伻仰獻江上果不誤矣此經此注乃虞山所稱一雨潤公者未知其一一盡合於不二法門妙喜國緣起頗涉津梁矣王荊公所謂鬼神於文章者此經與楞嚴而譯場潤文有勝於楞者亦時代升降而然歟

此僧漢旻自稱號雲句者自去年來往於小人大有信根大有願力雖未及徧涉諸乘頗於金剛楞嚴致

工其精進之誠有不可量願進門下親見之志誠甚切始欲於小人行時同往今無以如此伊獨得得而去敢効先容並具一函又一僧永奇自稱南湖者年前刻阿彌陀無量二經亦已轉達於江上者似不爲生客矣此兩僧發大願謀刊華嚴其志亦可尙耳大地欲焦炎官轉世革籬茆屋盡是熱宅里魁村丁無一冷尸亦惟變相之示現者耶每於年年是月之一旱便成年例已自夏小正大書特書四千年來天機之所慣熟人皆忽於過境輒若初有古昔神智之塘閘藏水又重之以龍尾鶴飲靡不竭力農正水旱

之製用不但專仰於天落此天人所以合體處東人尤爲鹵莽塘閘而一以廢之至於水車之屬不知作何狀不動一指只以西郊之密雲爲告如此而一粒到口亦幸耳眼前之四野愁阻寔爲可悶然而以去年此例天心慈悲不雨之豐又是一例安知村村大椀飫乇畢竟不滿眼而自來如禪家所謂天供養也是可以恃而無恐耶

茶品果是勝雪之餘馥賸香曾於雙碑館中見如此者東來四十年再未見之嶺南人得之於智異山僧亦如蟻聚金塔寔難多得又要明春再乞僧皆深秘

畏官不易出然其人與僧好倘可圖之其人甚愛拙書有轉轉兌換之道耳書頭小印似是鐵手技至於此耶東人未曾夢到雖濮又栩周棠輩未必多乎矣較之月前又進一境此何異也

答權彝齋相國

七月初十暨晦兩度崇緘長第承見麗麗之徑謦咳欣喜魑魅之鄉容光回照賴以自壯於憯悽無聊之中第審崇體神祉釋擔於睢聒場中尋閒於散漫地內深庸詹祝詹祝第楸馭將戒石役已完志事之畢遂不勝欽誦石本獲此一玩豈海外所可料及肇意

極好有景君白石兩碑體度抑從腕底有所裁量歟亦或偶爾神合歟何其異也東國無隸碑今始有之矣此次若轉向歸庄返轄似遲遲此書抵達之時亦必還第矣雲山叶心蕁鱸牽情復尋十丈黃塵能不爲魚鳥笑人耶累狀依舊憔悴間又聞四姊噩報於大海坎窞之中驚剝慟割是豈人理可妥自入海來親戚故舊存沒之感如是亂懷雖欲竪起脊梁制淚自按悲從中來不可斷絕明知其傷魂摧神將於何處寬導兩脚因坐枯瘦扶杖艱運欲散步籬底亦不能辦或坐或臥入眼到心無非如此慘沮之境于何

倚庇于何消受生平所嗜書卷亦不着心携來數種
書如不藥之小兒匙頭拉舌而強灌之亦有何味別
且夜長如年暫睡旋覺望晨如望赦恨不得早工於
安般守意一門昔與吾友論此而未能深究只是到
底觸忤而已閱於項氏易說欲爲省覽甚善如得在
旁參論少以慰開此心而不可得矣宋元以來說易
之家最多於他經象數義理之外又開圖書一門紛
云糾葛有不可以究詰者然惟程子易傳可以懸之
日月雖以三百八十四爻作三百八十四事自朱夫
子亦未免有遺議然非本義可及百易可廢而程易

終不可廢也項氏之易實補程易之闕頗說象而又不如朱漢上之支離穿鑿來知德之師心自造欲讀程易不可不並及項易也槩而論之易之說象未有如荀虞不明於升降旁通消息終無以讀易開卷第一義乾元亨利貞竟是何說而何以讀過歟且如今所云變卦之乾之姤坤之復等說雖見於左氏未嘗非古筮法一義而此何足以盡變占之大義也先透此一關然後可以說易是卽施孟以下家法師說及之荀虞者至若宋易無出於程傳項辭其後又有會通於宋易者爲胡煦兩易而東來者絕罕世幾無兩

本而內府書有之曾一閱耳項辭亦無東來者未見其行于世此則從內府本影鈔耳若於此中有一二人可以語此者可以度日其或冠儒而來問者詩賦之鋪瓊通鑑節要之談吐而已大海神山靈淑之氣其但在於橙黃橘綠水仙碧環耶柳州所云少人多石亦一理耶漫書至此知不及於第二眼稍汎濫於畏約之戒非陸宣公但輯醫方之義也幸卽付篆望書畫諸件及藥料之兩便續惠一一領到大病之餘政須此而非此中之所可得奉以頂謝且以屋頭之弧南老星遙申寄祝之私此星自秋分見於丁方夜

夜瑞彩在屋滿屋若得地平象限一儀可得測候又可以並測北極出地無以爲之可歎會記 世宗朝自雲觀測出漢拏山北極出地高度載在雲觀志中其爲幾度又不詳載我東文獻之忽畧舉皆如是或有雲觀人出入門下者試一叩之細敎之如何餘留續具

大病以來心緒忽忽更覺孤寄無託卽奉崇函溫存懷袖之間迴環口眼之際依附靑雲護身之呪辟病之符無以多焉第舊雨之感山河之悲殆欲一字一淚書發恰爲百日秋事爛漫崇體神毖葆晏潭閤勻

寧近頗辭繁就逸楸駕已定石役隨完歸晥之計亦
得方便不勝引領羨艷必須知機息機乃能住世出
世自昔名碩皆得辦此一着無所留難今時則不然
傀儡之纏牽訕腦春秋風蓴鱸未見有飄然遐舉者
是所悶人若得一廛之借幸遂耦耕之約是夙生大
願顧此坎窞中妄想未免爲甕中一籌矣累狀間又
第四姊噩訃猝次來到神爽飛越海天茫茫作何情
事北信之來雖平安兩字每執書惝怳況其親戚舊
故存沒之感若是惱人似又魔揄鬼揶以此一境如
戲本之遞相呈前明知是幻輒爲其苦樂悲歡所流

轉窮則變變則通卽消息之至理而窮有未窮變有未變耶抑復消息一理今且無驗氣數主張一任其乖耶賤恙近又更作更止現是止時止不可恃每旁闖如筍穿于階無醫可問藥又何論重之全夏斷屠麻麥伏令如持戒茹素尙能支到今日非始料所及水泉果不佳夏雨冬雪之炊亦或有之今夏特不旱耳井爲五里之遠汲運極難若鑿而得之如沖菴判書井故事亦幸甚顧此籬底何處覘泉耶且邑在野中土性尤爲浮燥設有泉脉品必不好邑底所以無一井此又三百六十之所未聞山水公亦自邑移寓

滄泉泉味亦畧又有水石可以盤桓此則又非如累所敢議到耳

纔從家隷回庯具蕪謝似或先此攬收船來伏承二月旬間書函不過一朔之近信且月月拜書較之從前久闊差池淹滯之時喜出望外殆若天涯比隣海角尺咫春事闌珊亦想綠意林園麤枝大葉作一翡翠堆矣此時攝衞崇禧萬安無惱亂簿書生事蕭散節履亦及於郊墅區區拱祝不任遠私累狀一如頃報石頑木寘去而愈甚日長如年百端千緒蠭涌潮至昜輪欲摧况又有坐關法無行脚術髀肉消脫非

厚排席薦不能依貼是豈臥薪處由所得方便到底
自悼自憐寄下扇箋毫丸諸件一一謹收扇題書畫
果是佳品甌香筆意石帚餘調令人移情大槩近日
寫生之必宗南田塡詞之遠溯白石風裁冷雋不及
於側艷一路足以下頂針於東人此雖小道亦不可
白眼看過也槁枯蕉頟自託於美人香艸玩華摘采
若可以沾潤回液豈非前所云變通大人以之消息
之一理一倒耶出入懷裏另有頂戴心禱名箋索字
元祐罪人之書固所當禁空峒道士之文亦有諱匿
但於玉笛山中草堂之靈不並見呵敢不勉圖仰體

至意病腕惡札尤不如少壯時不知何以大膽落墨
也香丸雖以補空爲敎大是稱緊方擬遠求蘇於
京中得此更覺眼開矣瑞星凡北極出地三十度內
外之地皆見之大槩此島雖未得立表實測以瑞星
所見驗之則極出地亦三十度內外而瑞星出地不
過六七度矣濟城在漢拏山北故不得見惟此邑在
山西南無所阻礙每於秋分晨見於丁至於深冬初
春夕見亦不差於丁今則參弧西轉星隨而隱晩村
所測不誤矣累之再昨冬入海後亦卽見之所居屋
角正當星見此中人或見而不知或指他一大星爲

瑞星或以爲登漢拏絕頂始見云者令人噴笥餘在
續具
玉笛又一奇遭異緣聞是金海所出是金官古物
又不止新羅也諡之以金官玉笛更佳刻之匣面
未知如何古樂已亡又無神瞽定律黃鍾正聲無
處考定舜詞玉琯泰始笛律皆後人所以審律定
聲者此笛若有幽緩之調可以定今律之短澀矣
古笛各有十二律笛此必不如今笛但鑿七孔篇
而已者更使聖民輩考審其中於何律如何律與
聲特殊律則黃鍾大呂等十二律也聲則宮商等

五聲也是故有黃鍾之宮大呂之商互相還旋未
知聖民亦能深解此妙耶試一着意甚好矣
便回伏承五月旬間下復不過未一念之近信鱗羽
之如是迅速入海後初有也人於衰境四體康强然
後神仙富貴兩無所憾程子於七十二年猶存忘生
循欲之戒朱子有金丹遲暮之感參同之注調息之
箴每三致意風雨寒暑飲食起居節宣攝衛之術亦
存心養性之一端古昔賢人君子皆兢兢處至如不
佞之懸祝於台下者又另有耿耿者在耳暵熱一直
無改內地亦頗爲騷云間或霈澤普洽耶伏問流爍

如此台體神相百福擔卸則輕安桶脫則夬活從今台下之世界亦復寬閒無礙但未知都下民情不以爲悵失如子去乳耶胤友喬蔭紹棨斑綵紆青最是開眼仰想一以感祝一以嘉悅同人騰頌尙復何旣累狀困熱困瘴特不再困於寒熱之病如去年直一石頑木寘而已蜘蛛蜈蚣依舊作苦且蠅甚朝瀞之衣夕而如噴鴉夜則蚤蚊相仍無由成眠又不知何樣小蟲或赤或黑細若微塵利侔棘心銛比鋒尖互發交作於枕褥之間血肉之軀爲渠家計詩所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遘閔旣多受侮不少者乃及於瑣

細蟲豸之微而無不侵凌宜其祚沉輩無所顧忌恣肆不已也亦復奈何一以任之

東海循吏印自家仲轉示聞是張曜孫所篆云大有古意是完白山人嫡傳眞髓恨無由多得幾顆從前以劉栢隣爲上妙者尙屬第二見矣覽正如何

入秋以還船信稍阻日夕懸懸卽於家伻之來伏承下函是不過廿餘日近信入海後未見其如是駛速蓬藋謦咳不啻見似而喜者也陪京新莅緩帶輕裘可以養閒閒局無非敗局妙境盡是噩境以今日貌

樣欲別尋古人歌壺好處决不可得若歛景鏟迹則
已旣混塵和光亦從此裏討去塗抹墁圬之際揩拄
架楣之間亦無他策但此地異於他處至今一土壤
之細一草木之微皆昔日恩澤其間毁盡之不足厭
壞之不盡無復餘地是最懍然傷心不可以例視於
近日弊局而止似多良工費得畧干心力處未成之
卵通明如琥珀尺半之鱘腹腴如雪乳登盤食單不
改舊觀而亦當下箸有無味者矣坡像豈料此圖之
挂之此壁耶替作護身單隻托賴可以倚重亦崇注
之無處不周摯也揣字旣承遠索不敢違慠茲先以

所寫仰塵腕病氣餒不足爲大雅之供豕零鷄鶩亦得並收於丹砂紫芝之間似或納汚矣冬後或有來船而去船極難便襯自致閒闊是悶是菀

此中有甘露樹樹身大壓一握或二三握截其本則樹汁湧如瀑泉一本可得水一大瓶水如乳泉味甘如石蜜之上品清洌有香他蜜之甛皆不如也儘奇品異產矣仙家之瓊漿玉液恐不多於是樹在深山或有遇之而不多見此中人亦不知也年前有一行脚如道人者渡海而來入山渴甚取其樹截而飲之其時樵夫一人旁見之能道其事

今從樵夫得之恐其傳播而爲此島大患故亦秘而不發若三四日程則可以轉達而百計籌量無遠致之道不得仰呈極可歎耳曾記宋元間人忘其名所著錄南方草木有云樹汁如甘露者未知是樹歟書卷中見之亦一奇聞而豈料口嘗異味如是耶不得不仰陳於閤下以廣海外異聞耳

貫道印卽申氏家舊藏(申光緯氏卽永城尉至親而此家多畜圖章與古書畫)此古刻也東人豈能出意安排如是古雅也與小人外氏有舊外氏刻亦多在此家故習知之聞其法物散爲雲烟此印亦流落如是而今幸入在寶厨矣此

等舊物非閤下法眼無以拈取於骨董舖中非小人畧有聞而知之見而知之亦無以識得此事雖小亦有喻大後生少年孰有繼此而能啓秀者耶續此一燈者耶每不禁憮然太息天風海濤之中忽見此尤悒悒不自定鄙藏有此印舊搨一紙尚有依希記得其輪郭剝甚壓存矣此則宛然抑舊搨皆以指抹朱印色瘦澀今搨以印印泥多濃肥而更顯發耶

阻奉句函爲一年之久晝前之墨森然自在生滅靡殊心心印徹弧南老宿似當證此古昔言情未有過於錦上之圖盤中之字卽皆梔蠟凡已發者難得未

發之中十之二三今以來函言之亦可以覘柯矣然書到之時旁觀動色欣欣相告海濤天風亦覺有喜氣盈溢旣宿之灰已黏之絮亦不能無起發如喚惺惺然以近日患節漸復點檢毫墨首尾屢百言不異昔時其所起發者固有不同於旁觀之觀寔在此不在彼也第伏審過境患度專是痰火此爲舊症非別有新祟於六氣者但所外現隨境差異矣旣知痰火雖其百變無狀踈達導降之良方無庸藥路之歧貳至於克伐之劑强壯亦愼況今望七高齡之老人乎似無待於此區區之言嘗見黃元御醫方論火逆之

證頗具詳有燥土降逆煖水蟄火之法而藥方無見
黃是專治張仲景孫眞人舊訣能扶千載不傳之秘
奥自河間丹溪以下並一切抹倒之譬如近日治經
之家閻潛邱戴東原大非俗醫掇拾入門回春以人
試病者比也張仲遠世守黃法仲遠父子醫理極精
第以燥土降逆煖水蟄火之法爲問得其藥方並叩
現證要一良劑似好伏未知如何燥土降逆之法恐
有相合處矣卸却重擔夬理間裝消搖林泉寔爲勝
服清涼幾劑然未敢知果能諸此否竊伏想稍脂流
白蟹臍圓黃圓栗剝卵籬菊況英郊垧間風味可以

不換亦可以沈痾祛體伏未知天氣泬寥收潦水清句體候百福舊患愆度次第退聽近果烏紱優閒雲山適情伏庸懸誦不勝遠頌第江湖魏闕固無異同豈可色擧而相忘哉輪翼待輔鹽梅同和惟其隻影孤調依戀彷徨賢勞於極艱之會者能無仲山甫之永懷耶耿耿於將去之地憧憧於淹留之處小人之又不能不勞勞者也

書函在中秋以前奉攬在立冬以後山阻海淹動是六七十日猶以爲近信傾注倒瀉若出望外以今時之所得以傾倒者追遡其過去境界蜀山千疊楚水

萬回膠盭汨瀰於心肺上或槎牙撐交或膏灼煎爍
若不可以半晷堪住及其消破即不過一寸紙之力
反復一笑柳州之書惠州之牘亦皆如是消息之耶
夏秋之間 恩解如天休閒有地老監鏡水無煩待
賜居士頹尾獲遂如願窓中列峀枕下流泉疏發奧
區呈露眞面圖書整理杖履貞吉山中宰相神仙福
地引領攢頌詹戴靡及信後寒初句體候連亨神福
楸駕樊御又隨以出入大吉區區慕祝尤切遠外耿
誦之私小人口鼻舊癋一以無減經年閱歲已極乖
常又添眼花殆不辨尺咫間無非風火挾以瘴毒如

是侵凌凡人之動作云爲百事千端必待眼而發曰障鼻障猶有不盡又此眼障竟又何報歟每蒙庇存之盛澤勉警之至意夙夜戒持動靜體察不敢自弛不敢自怠以若頑命苟延一縷之殘式至于此日豈有他哉今又下教申複丁寧天人倚伏之理忠難動忍之誠著龜必驗丹靑不渝惟是兩手握拳努筋着力立志彌堅執守益確進進不已罔或墜失但歲月堂堂疾病從以侵壽有涯無涯每不相待氣質昏弱抵當不得茫茫穹壤此冤奈何

英舶事已屬過境今無庸追提令人只是羞愧欲

走今又奉讀勻敎尤不勝哦然一笑皇威雖無不
及過去皃鴈何知詔書尋消問息痕影亦無可覔
其將向答宣勑耶此中所留置地圖暫得廌目是
絕寶也中國所傳刻諸本所會見亦不少未有靚
如此至精至細至確至眞者五世界之形勢尙復
汗漫至若我邦之於中國日本交界相錯者細入
秋毫如鏡照印現始而甚奇末乃喫驚彼果從何
得此如是眞切耶若稍得留心於審勢識務者必
不䙲如尋常漫棄海島未知今日竟無知此爲何
等物耶不覺故人之思觸發淚泫

李中孚即李容而本名爲顒字近人避諱代寫以容字此是世所稱李二曲先生其學術專尚洛閩大有可觀明之遺民晩節尤蔚然爲後人矜式者也唐甄亦魏叔子所畏服者其人可想像耳

中秋之夕伏承七月旣望出下書纔是一月近信欣躍過望笠屐圖神采光焰又於韻痣硯背之外別傳一副眞相水月分影百億變現廬山八萬偈有此無盡藏況上面句定題品宛是蘇齋神髓此紙妙天下者非獨一龍眠盤石藤枝也痴之筆力雖非自出機杼下眞迹一等不減唐摹晉帖懸之座隅日侍其旁

如西陂故事坎窞之得此淸淨法緣非句注所及何以辦有也易道之教不勝惶恐蹴踖若無以自容易豈可易言者哉大槩人道之常不過飮食男女易之爲教卽從飮食男女而財節之是以作結繩爲網罟蓋取諸離耒耜之利蓋取諸益十三卦之先以飮食者人道之甚切也下經之首咸卽所以發明男女之道者也乾坤未嘗非男女之道卽天道也故特於咸發之以人道而合天道此天人相與之際無往非人道卽天道也舍人而言天亦非易義也是以易有聖人之道四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皆包函於飮食

男女之中初非微奥玄渺上究先天闡明河洛以至於不可推詰也是以程子之易卽言易漢儒之易卽動易若制器卜筮後世遂成絕學未有聞焉或自漢以來有以卜筮爲說然卜筮之法其果何如干寶輩之刑德六親等說傅會穿鑿適成其妄遂至於火珠林罔有紀極今日所謂卜筮者卽火珠林之遺是豈易之道哉卜筮之難明雖如鄭北海之大儒網羅大典而以爻之不變動者屬之彖辭爲不可通之義彖象二文初非一筆聯絡之辭也有彖之時未嘗有象只是一彖而已初二三四五上之不分而皆在其中

變動之義已於開卷第一義之元亨利貞彰明之如
非變動無以見元亨利貞此所以爲旁通也是以象
傳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卽元亨利貞之旁通大義
也是豈可以不變動者言之耶北海此說亦其殘文
不可以此一段殘文硬定爲北海定論也卜筮之法
已自北海之時難明如此誰有於北海以上以下更
明此道而歷歷言之如今程沙隨諸人之筮儀耶此
卜筮之已成絕學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無所不有
神仙爐火方術技藝幽渺怳忽者無不託焉皆君子
所不言也卜筮雖四道之一而君子之易以言者尙

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不必卜筮而自合於易之道惟
百姓日用而不知未可以道喩也是以明於天之道
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卜筮所以爲民設
故亦爲四道之一其實爲民而非爲君子也是假卜
筮而行易道非易爲卜筮而作也尙辭尙變之君子
未嘗假卜筮而尙占如春秋左氏所傳占筮是左氏
之失之誣者九筮古法自春秋時無聞辛廖卜楚邱
卜徒父史蘇之徒私造繇詞大謬於彖象聖旨以開
後世方術之先今以爲是春秋時占筮而强合於易
義尤不可何以異於龍蛇混襍也惟子服惠伯謂忠

信之事則可又云易不可以占驗此古占法之猶存一脉異於諸術士之妄也今日之易不絕如綫者幸有程子言易是以程易爲四道之一故建天地懸日月不可廢者也漢儒之易㢆㢆流傳守殘抱闕有荀虞二家稍可以尋溯大義荀以旁通消息上下升降以至於雲行雨施陰陽句和而天地定位虞與荀之旁通消息大同而歸于乾元用九天下治此皆動易卽以動者尙其變之義是以與程易並行而不悖羲文之遺卽於此言動二易見之外是而說易者未知其言耶動耶不言不動妄託玄妙茫無頭緖而已今

或以漢儒但歸之象數是何說乎動易自漢儒頗能
闡發至於言易始於程子而發之此卓越千古之高
見妙解也至其章句之間有些出入是古今諸大儒
所不免如荀虞之旁通消息亦或有可議者以此小
小節目不可爲全璧之瑕矣今李生師弟所稱易說
是果何易耶夢未到此個道理至於程易妄加詆毀
乎大槩旁通消息上下升降之妙即不過裒多益寡
稱物平施一歸之於陰陽正旣濟定而已然旣濟之
定但一定而已則又一呆板而佛氏輩窺見此個境
界以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爲無上無餘而實未見於

定之後又有生生不已之妙死生終始循環無斷是
以易者改過之書也雖否剝困蹇元無不可變通之
道窮可以通死可以生亂可以治絕可以續曾不以
諉之於時運之不可爲氣質之不可化是以未有長
否之時又未有長泰之時是以回否反泰改過不吝
思患豫防安不忘危使之平勻調劑大學之治平中
庸之中和皆是相爲表裏詩云泂酌彼行潦挹彼注
玆是知易之道乎挹彼注玆而後何物之不平勻耶
平勻者物物各得其所也不得其所所以不平勻也
君子之治世也惟平勻之是務而物物各得其所也

易之大義便不外是矣眼花近益尤添霧墨烟毫橫歪不整全無謹畏悚栗悚栗

下教伏悉日昨 批教以後合有再商而君子出處進退亦惟依經而行緇衣豈不云乎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亦不行也今日事面亦當視此而處之大槩今番事不可以常理言然在閤下所以處之者亦惟盡分盡義無有遺憾矣設有隱台善爲周旋得遂閤下初志目下道理恐難以離弦之矢不可回斡一向直前而已矣力所窮處亦不得不止是豈可以硜硜小節徑庭也第觀教意亦

似有裁商而不待於旁觀之局外漫問說矣
枕簟邀涼林泉換日石翠泉滌終非餘塵中物本自
具萬斛淸涼今始吐氣跨景人亦收其功德疏瀹神
志咀嚼英華可以伐毛洗髓凌霄漢而登仙梯此亦
大哉時而君子以之非止爲一段流連光景已也近
夜月色果好江間明月雖甚寥曠未有如山中明月
全收二分每每詹望顧向若將希光追影而不可得忽
伏承下書遠存尤不覺心與雲逝況伏審邇涼句體
候神明百祉淸享冲養隨喜自適無他牵礙頂頌无
量以旁觀覩之赤烏遲佪有聊淹留之歎龍蟄存身

神化之盛有非小量淺腹所可圭測烏足與議於大人境界也小人煖觸尙今自在金火之交痰祟倍肆如秦楚無道弱國兵車無以抵得眼花又添谻幾分左右交攻寔有頃刻之慮如得石泉一飮不下於玉貌聊城一言之重菊辰再申之期屈指恭俟敢不擔簦以從也

霜淸天高江空木落天時又此一變而人之瞢憧眊昧冥無所識若不關涉於寒暑去來之間是人耶天耶以坡公之達觀尙不免錯誤於不變者變不變之間易於麤心看去難於精理拈解有如是歟夜長無

寐枕上展轉以是思惟亦無說向處只有耿耿詹詠
卽伏承下書若有感發仍伏審邇冷勻體候崇福曼
安烏馭明又出駕仙庄菊地楓天石翠泉琮伏想怡
適欸欸下情慕艷另切頂祝小人怯寒癡鈍頑瘀一
以梗化江干又與山野異候最難調適賤軀之所遭
值無所揀別亦復任運而已十二三之指教敢不以
奉周旋亦不必低佪於兩日之際仍以二日携仲晉
叩數日追陪亦無罣礙一聽勻裁耳
邇還以來欝紆而憂毒危迫而焦顇旣歷次之不揚
又洸縣之不發心思恇懵無由收檢手腕懈緩莫得

卷曲如騰空界如轉風輪拉繩墨而愈錯就矩矱而
益舛懷中之字欲滅不思所以仰對冉冉綠陰之換
世積旬過辰亦不自覺其頭上流變稽至于今設或
有曲庇委亮道理義諦全不相屬孽子之任渠觸忤
恨人之甘自違傲乃如是歟佛辰喜乾燥風弄陰句
體度葆衛百祉如微愼小極隨和隨喦神健氣旺木
火交乘無所薰習伏庸領拱徐輔國閒從門屏來頗
說近候甚詳深加慰浣此台浮由南北得一遊諦令
人歎羡如惠持之入定樹中囘仙之北海蒼梧必有
兩彩一賽誰能定其勝劣也小人依舊木石去益卒

撦去益靡措始也汗漫之計月初即理山裝圖躡後
塵豈意晼晚差池山盟欲寒林嘲難解然尚擬可追
於來者未敢知阮途之窮能果禽尚之緣歟嶺僧聖
覃間因旬旨見訪與之數日消受於無聊侘傺之中
亦知其自大人境界來者有殊勝處耳
象贊函謹領石秋筆模入細可與石篆爭能凡物之
入其手殆無不圓融渾攝矣即又緘中所刻者間又
長得幾寸審定摹繪小字印吾東二百年來無此刻
李元靈頗能此法而如近來吳韓之輩皆夢不到處
設有熏聞何以到得此境來也大可異

自病初今已滿三十日元氣耗磨不盡空殼楞然獨存緘素之欵疊秙茸之捐班覗以覼之一不敢對一不敢謝遂至今日神氣尙不接續舉筆如挾山超海何以盡諒於此境也頃於俞生囘俯詢瓜皮二字是古鼎辨定有翡翠斑朱砂斑粟殼色瓜皮色等別聯中語卽似引此矣聯是何人所書有可觀耶

答南圭齋秉哲

杜蟄無窮時凡於世諦不相交涉惟念念遠注如一線光明與之攝應有不可磨鎖處是山河所不能阻斷書尺所不能委曲卽伏承惠書固是阻積如來喩

如庭前栢樹一覺即是半霎多刼無所多少去年旅
次引懽如昨日事矣仍謹審麥天梅雨旬宣動止侍
晏百祉仰慰宿愼近益清利腸肥腦滿之時過去无
妄當有自喜壽民金丹想必返照而自試每聞政聲
之遠及不覺擡頭欣祝豈六氣之妄損於南山康強
弟頑鈍如昔精衞木石去益寃苦惟令之深存憐悶
耳俯貺節箑非有另注何以及此鬼隣荒寂之中拜
登翹感翹感眼花艱草不備禮 弟敢沕恐
御扁雙擎奉攬　龍章係是初覩歷代帝王家法書
閱已多矣未聞晉祠之銘蟋蟀之篇有是西京古法

欽玩百迴夐越千載奚止於一段鴨水 天縱之聖固當如是人工之妙特造神境又非俗諦凡觀所敢窺測其萬一吾輩之得預於 奎文瑊運亦歐虞諸人所未有耳不敢久留於旅次因仟恭還都留不備

刻下弟手冲

十年握展洒在烟雲變幻之餘觸境老涕尤不能自制於萍地喜歡緣中飯食纔畢飽德歎誦忽又朶雲繼存令慈之款注無窮不知所以報稱也即荷令存藉諗夜來節安且慰且祝三日例撓亦旌纛風味爲之種種溯仰弟穩宿輕安頓忘旅瑣之苦無非令庇

所及姑留午展弟泐沖

蘭亭定武本最稱蘭亭之眞然歐陽所摹終有歐陽筆意猶神龍本之有河南筆意今以定武爲右軍書必全如是未足深據昭陵原本有誰見之耶世人震於右軍之名囿於蘭亭之說不攷始末源流動稱山陰眞槼是豈知晉唐流派乎如樂毅黃庭道德等書世稱爲逸少眞跡其來處皆不可究詰有識所不道也

晉宋之間世重獻之書右軍書反不見重羊欣重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梁亡以後秘閣二王之書初入

北朝眞僞淆襍當時已難辨陶隱居答梁武啓云羲之從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有代書一人世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其實非右軍眞書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書今二王書一段如是難辨進而讀經守殘抱闕不絕如綫者又豈一書家之可以比倫乎此學者所兢兢處耳

今方理裝飯畢卽行雨絲風片又欲欺人臨歧遠緒搖搖不定卽又盛函款存無已顧茲衰朽不足處人心肺非令婆心何足以如此前路雖無多以令遠注塗途吉利受貺甚大歸臥田盧漁弟樵兄與之對誦

無窮惟祈爲　國葆重咸圖太平留不備 弟恐劢

朴金之過垂奘喩在渠郎華袞而閭巷之依附青雲如是耶

別亦多術此地此別未知安仁賦中亦及此一境歟卽奉盛存若將重拚聲光而振觸于中更有甚者矣幸託令庇數日輕安眠食貞吉何庸再煩勤注明日大擬前發惟祝福星所臨百度隨順仲山甫之永懷另有憧懸而已姑不備

答金頩樵 炳學

鴈天霜初又此菊辰以若過境熱惱何料此今日一

凉天機回環如是也卽因朴雅承聞令侍旻相仰慰第閤憂貢慮萬萬福履門闌一時無妄何足過惱恃而無恐耳弟夙懲尙爾依舊木頑石頑自憐書本如干紙有春府崇囑敢不卽爲奉承此非猝乍作應酬者留俟幾日圖之且有些牽不得不少遲幸垂曲諒如何如何乘夕熏艱草不備

木脫山空天根自露秋冬之際病懷尤弱每思託庇舊雨渺若天末邇惟令侍動止神葆旻福閤憂已撤惱入安域區區懸祝弟一以顚干藥裹生活又將涉冬良苦良苦適有蓬萊兩字劈窠書自揭甚無味又

無可傳示者茲奉屬於令可以深存此意耶近聞拙字大以見怪於世眼云如此字倘或不以詆怪耶令其定之也且呵且呵 姑不備

省禮賢閤奄逝仰惟侍下情切泮合義重酸悼摧悲無以制抑以今日旺隆門闌雲興霞蔚吉祥止止何以有此隱機亦不可諶不佞慣於此境頗諳其苦少時不可爲老時尤不可爲若爾無可爲之時畢竟一先一後所不得免若其不得免至於八十九十爭其先後未知其孰先爲當但於此器世界中恐一日不可無此君未知謂何令侍服體愴悅悲瘁之餘不瑕

有損深加制情上慰慈念不勝項祝項祝爲申具肅留不備

天雲亭之天字波脚是從蘭亭得之如六朝碑版唐之顏平原宋之蘇黃米以至於松雪玄宰無不如此世之見怪亦無怪爾不必辨爲也似聞有一人獨以爲是出於蘭亭云云此世亦有如此解人耶未知其人爲誰亦可足以有遇也願聞之

答舍仲山泉

前此州便書果於何時抵達耶序屬三秋仲之壽甲載居吾輩孤露之餘何足以尋常喜慶舉揚又况此

時也但季方常棣之謳伐木之醑阿麟眉壽之介大
斗之祝又何以過其情也亦有所俯以就之顧此海
外漠然若無與之相關涉者抑何情理無或以茱萸
少一有所致欠於家室歡洽亦反復爲我地天涯一
室何異乎此身之日左右惟願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承享無疆吉事有祥亦兆於是耳秋復亢暵老熱尚
驕凉意稚嫩全無揫束之氣北陸近復如何際此庫
履一以安善仲節亦勝以膺難老季之所愼夬健似
趁仲壽會合遙遙馳神又非他時可比老姊氏老庶
毋俱安康京鄉小大諸狀亦皆吉利另注不已吾比

近來眼花益添阻食之症轉甚對案輒欲嘔全無所下喉者神氣隨以澌頓收拾不得此書經營多日今始染毫亦不能接續寫就不知其何緣如此亦惟任之雖欲醫藥又無藥料亦奈何安傔今始起送以不得作書之故遷延至此畧付此數字以免其空手無聊而歸而已餘無以拖長艱草不能他及家隸之來當趂此時亦惟日懸懸姑不宣

年後所付三便書鱗次入照耶甲金之來屬耳龍孫又於去月廿八來到見京鄉旬前後書是不過一望間安信無淹而來如此近速殆是來此初有前此金

五衛將家便季書雖經年而來而並庸欣瀉於積耿
之餘且年後信息之如是續聞尤喜出望外儻此春
季番風色佳逦來渾履一安仲節亦有進境而冷痺
之症終不快祛是甚悶然所服藥餌一以前方連試
而見狀復何如木旺之時尤當加慎能無更損運作
益勝飲啖與寢眠俱安好耶遠外憧憧懸慮無以一
刻暫弛自入此月攬時慟廓想勻之而初八展廟之
日奄過遥遥愴缺轉無以形喻兒婦之順娩舉丈夫
子是宗祧初有之慶祖宗眷佑家運將回其先之以
嘉兒耶至若在抱之樂年迫六十豈不欣喜此兒非

吾所得而私之也兒生聞在臘晦其日卽爲天恩上
吉日也仰符於先親生辰亦不偶然且吾輩之日日
顒祝在於　天恩而兒以是天恩日生者尤豈不奇
且異耶兒名仍以天恩二字命之甚好其詳兒子內
外許亦一一佈告如何聞其骨相不凡云喜不可言
百日不遠想日以韶秀善乳而乃母亦無他恙耶念
切念切京鄕諸況俱一如而從氏小朞已過矣遙遙
慟缺益不勝摧抑吾舌瘡鼻瘧尙此作苦彌延五六
朔雖係醫藥之無以爲之而寧有如許支離難堪者
耶食物轉難嚥下下者又滯膈不消實不知何以爲

好若一縷苟延則與之消息而已亦奈何臂疼與痒症又一以並肆此是何報而偏苦若此耶懋兒本生內艱不勝慘愕周朞之間兩家慈蔭並此幽翳情理絕酷第於祥禫又爲變禮之變陶渼兩先生正論固不可易而懋之所値煞有間焉又不可無商裁來示未知其的合於禮而旣据遂翁之說俯而就之亦不害爲面前彌縫吾東禮疑擧皆如此作彌縫法隆汚之間吾何以獨異耶其間亦似追行而漠然遠外無以得詳悲菀悲菀鐵慊間以非時痢症頗苦旋又差減而餘憊未易復圉圉不自振悶然金五衛將便及

甲金便所付者今便來者皆一一照收亦不甚損可
幸龍孫留之過旬今始起送爲俟船便故耳留續具
不宣

答趙怡堂冕鎬

鴈景江光樓扁隷不料鴨水以東亦有此奇也自以
謂四十年用力於此不覺瞠乎後矣卽爲貼之座隅
賛誦無窮大槩隷法有西京東京之異西京字自歐
陽公時不得見始從劉原父得見鋼甬銘然此卽篆
書而尙非隷書西京隷無出於五鳳二年字及鴈足
鐙欵亦在歐公後歐公亦未見之矣碑版無之惟元

壽鏡銘與黃龍鐙字陽嘉元康等金皆可證而新莽諸殘金零石不下八九種尙存西京規矱卽皆無波之隸也東京以後漸開波磔一路然弓中諸石刻猶存西京古法東京字近日通行孔林諸碑河南洛陽等所存諸碑是皆波撇分明雖禮器孔和之極典雅蒼古亦有波之隸矣隸之無波之爲貴者卽留有餘不盡之意不如有波之弄剔挑拔大有古今之不同如椎輅與象玉之相懸也今但就其奇處異處謂是古法卽不過自欺眩人而已是何論古今之同異也入筆之法純用逆勢今觀來字皆近順勢此必從空

直劈然後始得其妙亦非可以襲而取之大下工夫
而後得之耳且結構之妙又有變現不測者不有窺
底有三百九碑亦難一朝之間出之易易耳兩印甚
佳姑暫留之洪寶銘亦佳雖不及始平武平尚可證
北朝古格耳

杜文貞祿即從南薰殿本摹取者果不誤矣且其筆
法頗不凡可作昕夕清供若其軸頭題語以東人劣
手不必佛頭着汙耳適又思一佳聯取貴所來紙漫
寫之付粲可耳坡詩書副是石庵好書此句有大小
幾本其完其節不須計也寺緣雖數三日必欲與左

右圖之病枕尻輪忒重不能卽起可憐可笑
詩中凡說蘭亭處皆引昭陵故事恐大不合今作蘭
亭稧事何與於昭陵耶爭什之頭句初聯極好雖壓
卷可矣惟玉匣二字未免隨俗上下爲完璧之瑕淺
見則以棐几二字改定更勝未知印合
近見作書者皆不能虛和輒多齷齪之意殊無進境
可歎此書之最可積者卽在虛和處此非人力可到
必具一種天品乃能至如法備氣到一境差欠而漸
次精進自有不欲行而直詣透骨徹底處耳來紙姑
此留之諒存也

黃鶴山樵爲元四大家之一畫卷流轉絕罕如大癡雲林頗有存者惟黃鶴屢一二東來者皆倣本倣亦極難做贋者亦無以着手此爲以其法爲之而非眞本耳

從兒輩見聯字非徒字好詩情更妙此不深於天機何以辦之但知左右之一俗吏不料穿天心出月脇之佳手得之於像季耳拙書强副盛索而更覺形穢耳窓影沈黯眼花暈炫艱寫以去尙有餘紙老者筆力其經歲又經年矣可笑可憐

怡堂春禧闓茂臘下一函今已經年宿墨尙摩沙不

休俯詢之盛孝子之至意令人贊誦亦不勝俯仰今
昔之感但於平日承覿淸華別無異於人之見聞素
所歎仰夙知蘊抱有經濟之材至於施措之如何亦
不敢妄有拈出凡於細節目間起居譚笑祥和襲人
之氣象亦同輩之所共知而已來意如是懇重寔無
由虛飾仰塞想當諒存益不勝厚怩深惕而已玆因
詩樵去申復畧干從年前年後都無心緖七十醜態
對人愧怖近又眼眚大添萬無以長行姑不泐
鷄犬圖書聞有涉江之意可遂結隣之懽日企聲信
浮生未着是不易有者珮此令音可以破荒可以開

襟納懷可以越阡度陌兩筇交頭二屐聯齒晨夕之樂豈龐參軍劉主簿比擬已哉果能定籌無變歟山色可餐溪水可挹亦當勝五石散霍然之喜無俟廣陵觀且他無可揷脚乎卽承甚荷第不見此一字之示將待玄歸而方便耶老懷甚覺燥癢短聯當呵凍硯一試之立俟揮霍無以如少壯時耳諒恕諒恕艱於晷影下暫中姑不宣

詞之源卽自詩之比興變風之義楚騷九歌九章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苟爲雕琢曼辭而已至唐之李白爲首唱溫庭筠尤特出其言深美閎約

五代以來孟氏李氏君臣爲謔競作新調詞之雜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絶倫宋之詞家極盛然蘇軾周邦彦辛棄疾姜夔王沂孫長炎淵淵乎有其質焉過此以往皆未免流於放蕩淫靡殊非賢人君子纏縣悱惻之旨試更以是一着如何竇什極有才思但未及門徑之裁定耳

江寒僟及感發際拜惠存續慰項日之餘第審動靖晏福仰慰指損之終未効奇旋切耿耿從一以投身被窩中了無意趣仲行日昨順成大事而歸甚幸甚幸季方精進之妙實有不可禁當處但此鹵劣恐無

以照發其泉涓木榮是庸自顧頹悚耳羊脂之惠夜長鞭短無以抵觸晨光荷此另注感誦盛意之如是周摯餘眼花縟草不備

阮堂尺牘上